



群雄归唐

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群 雄 归 唐

上
册

周 玉 文 新 改 编

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南昌

封面设计 史 俊

群 雄 归 唐

(上册)

周 玉 文 新 改编

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江 西 印 刷 公 司 印 刷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5 印张 88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-50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426·7—(I) 定价: 0.72元

内 容 介 绍

隋炀帝杨广当政期间，对内残酷压榨人民，对外连年发动侵略战争，朝政腐败，致使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隋末，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，绿林豪杰纷纷聚义反隋，涌现出翟让、李密、窦建德以及秦叔宝、单雄信等一大批农民起义首领和绿林英雄。与此同时，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，李渊、李世民父子也举起反隋旗帜。不几年，李氏父子收编绿林群雄，建立唐朝。本书写的是绿林群雄聚义，最后投奔李氏父子的故事。情节紧凑，生动刻划了秦叔宝、单雄信、程咬金、徐懋功和秦王李世民等众多人物的不同性格。

目 次

- 第一回 杨坚篡位建隋
李渊辞官返晋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
窦夫人寺中生世子…………… (6)
- 第三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
穷土木炆帝逞豪华…………… (13)
- 第四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
遇姓名自显豪杰…………… (24)
- 第五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
屈官刑叔宝受责…………… (37)
- 第六回 供盗状生死无辞
焚捕批古今罕见…………… (49)
- 第七回 庆千秋冰霜寿母
祝一夕虎豹佳儿…………… (59)
- 第八回 李玄邈关节全知己
柴嗣昌请托挽赃官…………… (69)
- 第九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
徐懋功初交秦叔宝…………… (79)
- 第十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
王伯当施计全交…………… (91)

- 第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
秦叔宝脱险荣归……………(102)
- 第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
施绝计单雄信无家……………(112)
- 第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
张须陀具疏救秦琼……………(125)
- 第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险
罗士信黑夜报仇……………(138)
- 第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
大海寺唐万仞徇义……………(148)
- 第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
乱宫妃唐公起兵……………(160)

第一回 杨坚篡位建隋 李渊辞官返晋

从古相沿，剥中有复：虞，夏，商，周，秦，汉，三国，两晋。晋自五马渡江，天下分而为二：这叫做南北朝。南朝刘裕，篡晋称宋；萧道成篡宋称齐；萧衍篡齐称梁；陈霸先篡梁称陈。虽然各有国号，绍袭正统，名为天子；其实天下微弱，偏安江左。北朝在晋时，中原一带地方，倒被汉主刘渊、赵主石勒、秦主苻坚、燕主慕容廆、魏主拓跋珪诸胡人割据了，叫做五胡乱华，是为北朝。魏之后乱离，又分东西；东西二魏：一边为高欢之子高洋篡夺，改国号曰齐；一边被宇文泰篡夺，改国号曰周。周又灭齐，江北方成一统。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，小字那罗延，弘农郡华阴人也，汉太尉震八代孙。乃父杨忠，从宇文泰起兵，赐姓普六茹氏，以战功封隋公。杨坚长成，袭为隋公，待他杨坚羽翼已成，竟篡夺了周国，国仍号隋，改年号为开皇元年。

隋主初即位，立独孤氏为皇后，世子勇为太子，次子广封为晋王。在朝将相，文有李德林、高

颢、苏威，武有杨素、李渊、贺若弼、韩擒虎。君明臣良，渐有拓土开疆，混一江表意思。

陈主叔宝，是个沉溺酒色，不理朝政之人。隋主便起兵伐陈，命晋王为行军兵马大元帅，杨素为行军兵马副元帅，高颢为晋王元帅府长史，李渊为元帅府司马。

是年三月，晋王灭陈以后留王韶镇守建康，自督大军，与陈主与他宗室嫔御文武百司，发建康。四月至长安，献俘太庙。拜晋王为太尉，赐辂车衮冕之服，玄圭白璧。杨素封越公，贺若弼、韩擒虎并进上柱国。若弼封宋公。擒虎因放纵士卒，淫污陈宫，不与爵邑。高颢加上柱国，进爵齐公。李渊升卫尉少卿，因是晋王恼他，不与叙功，反劾他，故此他封赏极薄。李渊也不介意。喜是晋王复奉旨出镇扬州，不得频加谗谮；但是晋王威权日盛，名望日增，奇谋秘计之士，多入幕府。他图谋非望之心越急，遂阴使人谗诬太子杨勇。隋主一气之下，废太子勇，另立杨广。

却说隋主，因梦洪水淹城，心疑有个水旁名姓之人为祸。时朝中有老臣郧国公李浑，原系陈朝勋旧，陈亡而降隋，仍其旧爵为郧公。隋主猛然想得：“浑字军傍着水，其封爵为郧公，郧者城也，正合水淹城之梦。且军乃兵象，莫非此人便是个祸胎也？但其人已老，又不掌兵权，干不得甚事，除非

应在他子孙身上。”因问左右：“李浑有儿子，其子何名？”左右奏道：“李浑长子已亡，只存幼子，小名洪儿。”隋主闻洪儿两字，一发惊疑，想道：“我梦中曾见城上有树，树上有果。树乃木也，树上果是木之子也，木子二字，合来正是个李字。今李家儿子的小名，恰好的洪水的洪字，更合我之所梦。此子将来必不利于国家，当即除之。”遂令内侍贾手敕至李浑家，将洪儿赐死。李浑逼于君命，不得不从。可怜洪儿无端殒命，举家号哭。

仁寿元年六月，隋主第三子蜀王秀，因晋王广为太子，心怀不平。太子恐其为患，暗嘱杨素求其过端而谮之。隋主信了谗言，乃召秀还京，即命杨素推治。杨素诬其酷虐害民，奉旨废为庶人，幽之于别宫。那不怕事的唐公李渊，上本劝谏。且请将已废太子勇及蜀王秀，俱降封小国，不可便斥为庶人。隋主虽不准奏，却也不罪他。只是为太子所忌，遂与张衡、宇文述等商议，问他：“有何妙计，除却此人？我的东宫安稳，你们富贵可保。”宇文述道：“太子若早说要处李渊，可把他放在两个庶人党中，少不得一个族灭。如今圣上久知他忠直，一时恐动摇他不得。”张衡道：“这却何难！主上素性猜嫌，尝梦洪水淹没都城，心中不悦。前日郧公李浑之子洪儿，圣上疑他名应图讖，暗叫他自行杀害。今日下官，学北齐祖珽杀斛律光故事，散布谣

言：浑渊都从水旁，能不动疑！恐难免破家杀身之害。”太子点头称妙。

张衡出来暗布流言。起初是乡村乱说，后来街市喧传；先只是小儿胡言，渐至大人传播，都道：“桃李子有天下。”又道是：“杨氏灭，李氏兴。”街坊上不知是哪里起的，巡捕官禁约不住，渐渐的传入禁中。晋王故意启奏道：“里巷妖言不祥，乞行禁止。”隋主听了，甚是不悦。连李渊也担了一身干系，坐立不安。但隋主已是先有疑心在了；只思量那李浑身上。

其时：朝中有那诬陷人的小人、中郎将裴仁基上前道：“郧公李浑，名应图讖。近因陛下赐死其子，心怀怨恨，图谋不轨。”圣旨发将下来勘问，自有一班附和的人，可怜把郧公李浑强做了谋逆，一门三十二口，尽付市曹。

李渊却因此略放了心。那张衡用计更狠，又贿赂一个隋主听信的方士安伽陀，道李氏当为天子，劝隋主尽杀天下姓李的。亏得尚书右丞高颍奏道：“这谣言有无关系的，有有关系的，有真的，有假的。无关系的，天将雨商羊起舞是了；有关系的，罽弧箕服实亡周国是了。有真的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，后来楚霸王果亡了秦是了；有假的，高山不推自倒，明月不扶自上，祖珽伪造害了斛律光，遂至亡国是了。更有信谗言的秦始皇，亡秦者胡，不知却是胡

亥。天道隐微，难以意测。且要挽回天意，只在修德，不在用刑，反致人心动摇。圣上有疑，将一应姓李的，不得在朝，不得管兵用事便了。”

此时蒲山公子李密，位为千牛。隋主道他有反相，心也疑他。他却与杨素交厚，杨素要保全李密，遂赞高颎之言，暗令李密辞了官。其时在朝姓李的，多有乞归田的，乞辞兵柄的。李渊也趁这个势乞归太原养病。圣旨准行，还令他为太原府通守，节制西京。这高颎一疏，单救了李渊，也只是个王者不死。

此时是仁寿元年七月了。太子闻得李渊辞任，对宇文述道：“张麻子这计极妙，只是枉害了李浑，反替这厮保全身家回去。”宇文述道：“太子若饶得过这厮罢了；若放他不下，下官一计，定教杀却李渊全家性命。”太子笑道：“早有此计，却不消费这许多心思。”宇文述道：“这计只是如今可行。”因附太子耳边说了几句。太子拊掌道：“妙计！事成后将他女口囊橐尽以赐卿。只是他也是员战将，未易翦除。”宇文述道：“以下官之计，定不辱命；纵使不能尽结果他，也叫他吃此一惊，再不思出来做官了。”两人定下计策，要害李渊。

第二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

却说那李渊，见准了这道本，着他做河北道行台太原郡守，便似得了一道赦书，急忙叫收拾起身，夫人窦氏向前道：“今日得回故里，甚是好事；只是妾身身怀六甲，此去陆路，不胜车马劳顿；况分娩将及，不若且俄延半月起程。”李渊道：“夫人，主上多疑，更有奸人造谤，要尽杀姓李的人，在此一刻，如在虎穴龙潭，今幸得请，死还归故乡死。你不晓得李浑么，他全家要望回去是登天了！”窦夫人默然无言，自行准备行李。李渊一面辞了同僚亲故，一面辞了朝，自与窦夫人、一个十六岁千金小姐，坐了软舆，族弟道宗与长子建成骑了马，随从了四十余个彪形虎体的家丁，都是关西大汉，弓上弦刀出鞘，簇拥了出离长安。

此时中秋天气，唐公趁晴霁出门得早；送的也不多，只有几个相知郊钱。唐公也不敢道及国家之事，略致感谢之意，作别起程。人轻马快，一走早已离京二十余里，人烟稀少。忽见前面陡起一岗，簇着黑丛丛许多树木，颇是险恶。

这地名叫做楂树岗。唐公夫妇坐着轿，行得缓，三四十家丁慢带马，前后左右，不敢轻离。只有道宗与建成赶着几个前站家丁，先行有一二里多路。建成是紫金冠红锦袍，道宗是绿扎巾，面前绣着一朵大牡丹花玄纁袍，肩上缠有一条大剥古龙金鹞兔带，粉底皂靴。向前走一个落山健，赶入林子来。若是没有这两个先来，唐公家眷一齐进到林子内，一来不曾准备，二来一边要顾行李，一边要顾家眷，也不能两全，少不得也中宇文述之计；喜是这几个先来，打着马儿正走。

这边宇文述差遣扮作响马的人，黄昏出京，等了半日，远远望见一行人入林：一个蟒衣，是个官员模样；一个小哥儿，也是公子模样，断然是唐公家眷。发一声喊，抢将出来；都是白布盔头，粉墨涂脸，人强马壮，持着长枪大刀，口里乱吆喝道：“无须儿拿卖路钱！”建成此时见了，吃了一吓，踢转马便跑。道宗虽然吃了一惊，还胆大，便骂道：“这厮吃了大虫心狮子胆来哩，是罐子也有两个耳朵，不知道洒家是陇西李府里，来阻截道路么？”说罢，拔出腰刀便砍，这几个家丁是短刀相帮。这边建成吓得抱了鞍辔，凭着这马倒跑回来，见了唐公轿子，忙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面强盗，把叔爷围在林子里面了！”

唐公听了道：“怎鞏轂之下，也有强盗？”便跌

下轿来吩咐道：“家丁了得的，分一半去接应；一半可护着家眷车辆，退到后面有人烟处住扎。”自己除去忠靖冠，换了扎巾，脱去行衣，换了一件箭袖的绉袄；左插弓，右带箭，手中提一支画杆方天戟，骑了白龙马，带领二十余个家丁，也赶进林子里来。早望见四五十强人，都执器械，围住道宗。道宗与家丁们，都拿的是短刀，甚是抵敌不住。唐公欲待放箭；又恐怕伤了自己的人，便纵一纵马，赶上前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何处强人，不知死活，敢来拦截我官员过往么？”这一喝，这干强盗也吃了一惊，一闪向两下一分。被唐公带领家丁，直冲了进来，与道宗合在一处。这些强人，看有后兵接应，初时也觉惊心；及至来不过二十余人，遂欺他人少；况且来时，原是要害唐公，怎见了唐公反行退去？仍旧拈枪弄棒的，团团围将拢来，把唐公并家丁围在垓心。

战够一个时辰，日已沉西。唐公一心念着家眷，要杀出围来。杀到东，这干强盗便卷到东来，战到西时这干强盗便拥到西了。虽不被伤，却也不得脱身。留下家丁，又以家眷为重，不敢轻易来接应。这唐公早已在危急的时候了。

这也是数该有救。秦叔宝与樊建威，自长安解军犯出来，也到临潼山下，植树岗边经过。听得林中喊杀连天，便跳上高岗一望，见五七十强盗，围住

似一起官兵在内。叔宝对建威道：“可见天下大荒，山东、河南一望无际，盗贼生发也便罢了。你看都门外，不上数十里之地，怎容得响马猖獗？”樊建威指定唐公道：“那一簇困在当中的，不是响马，是捕盗官兵，众寡不敌，被他围在此处。看他势已狼狽了。兄在山东六府，称扬你是赛专诸，难道只在本地方抱不平，今路见不平之事，如何看得过？兄仗平生本领，助他一阵，也见得兄是豪杰大丈夫。”叔宝道：“贤弟，我倒有此意，但恐你不肯成全我这件事。”樊建威道：“小弟撺掇兄去，甚么反说我不肯成全？”叔宝道：“贤弟既如此，你把这几名军犯先下山去，赶到关外，寻下处等我。”樊建威道：“小弟在此，还可帮扶兄长，怎到教小弟先去？”叔宝道：“小弟一身，尽数开除这伙盗贼。你在此帮扶，这几名军犯，谁人管领？”樊建威道：“这等仁兄保重。”便领了这几个军犯先去了。叔宝按一按范阳毡笠，扣紧了铤带，提着金铜，跨上黄骠马，借山势冲将下来，大喊一声道：“响马不要无礼，我来也！”只这一声，好似牙缝里迸出春雷，舌尖上震起霹雳。只是人见他一人一骑，也不慌忙，就是唐公见了，也不信他济得事来。故此这干假强盗，还迷恋着唐公厮杀，眼界中那有一个捕盗公人在黑珠子上？直待秦叔宝到了战场上，才有一二人来支架。战乏的人，遇到了一个生力之人，人既猛

勇，器械又重，才交手早把两个打落马下。这千众强盗发一声喊，只得丢了李渊，来战叔宝。这叔宝不慌不忙，舞起这两条铜来，杀得这千强盗南奔北窜；也有逃入深山里去的，也有闪在林子里的。唐公勒着马，在空处指挥家丁，助叔宝攻击。识势的走得快，逃了性命；不识势的，少不得折臂伤身。唐公道：“快去请那壮士来相见！”只见一个家丁，一骑赶到道：“家爷请相见？”叔宝道：“你家是谁？”家丁道：“是唐公李爷。”叔宝兜住马，正在躊躇，只见又是一个家丁赶到道：“壮士快去，咱家爷必有重谢哩！”叔宝听了一个谢字，笑了一笑道：“咱也只是路见不平，也不为你家爷，也不图你家谢。”说罢带转马，向大道便走。

唐公见家丁请不来壮士，忙道：“这原该我去谢他，怎返去请他？这还是我不是了！”吩咐家丁：“你们且去趟家眷上来，我自赶上谢他罢！”连忙带紧丝缰，随叔宝后边赶来道：“壮士且住马，受我李渊一礼。”叔宝只是不理。唐公连叫几声，见他不肯住足，只得又赶道：“壮士，我全家受你活命之恩，便等我识一识姓名，报德俟异日何妨？”此时已赶下有十余里。叔宝想：“樊建威在前，赶上时，少不得问出姓字，不如对他说丁，省得他追赶。”只得回头道：“李爷不要追赶了！小人姓秦名琼便是。”连把手摆上两摆，把马加上一鞭，箭也似一般去了。

唐公欲待再追，战久马力已乏，又且一人一骑，在道儿上跑，倘有不尽余党，乘隙生变，哪里更讨壮士出来？只得歇马。但是顺风，加上马銮铃响，刚听得一个琼字，又见他摇手，错认作五行，生生地把一个琼五，牢牢刻在心里，不知何日是报恩之日。放马正要走回，却见尘头起处，一马飞来。唐公道：“不好了！这厮们又来了！且莫与他近前，看我手段。”轻拽雕弓，射一箭去，早见那人落马。再看尘头到处，正是自己家眷。唐公正在叙说，得琼五救应，杀散贼党，这真是大恩人，两两慰谕。只见几个脚夫，与村庄农夫，赶到唐公马前，哭哭啼啼道：“不知小人家主何事触犯老爷，被老爷射死？”唐公道：“我不曾射死你甚主人！”众人哭道：“适才拨下喉间箭，见有老爷名字。”唐公道：“哦，适才我与一干强盗相杀方散，恰遇着一人飞马而来，我道是响马余党，曾发一箭，不料就射死是你主人，这也是我误伤。你主人叫甚名字？是何处人？”众人道：“小人主人，乃潞州二贤庄上人。姓单名道，表字雄忠，在长安贩缎回来到此。”唐公道：“死者不能复生，叫我也无可奈何了。便到官司也是误伤，不过与些埋葬。你家还有甚人？”众人道：“还有二员外单通，表字雄信。”唐公道：“这等你回家，对你二员外说，我因剿盗，误伤你主人，实是错误。我如今与你银子五十两，你从厚棺